

本土社交团体与联系：社会凝聚力的关键——以埃塞俄比亚冈达尔市为例

摘要

许多关于社会凝聚力的学术研究，其灵感大多源自欧洲社会的经验，并在此基础上逐渐成熟。这些研究广泛承认社会与社群间存在的不平等，并将社会凝聚力视为缓解这些不平等的关键。因此，社会凝聚力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推动社会公平、经济增长和稳定的利器，具有一定的实用性和功能性。埃塞俄比亚，这个拥有丰富文化和历史的国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社会凝聚力研究视角。在贡达尔市，我们观察到社会凝聚力的概念深深植根于当地社区文化中。尽管个人可以在不参与这些社区联系的情况下生活，但缺乏这些联系会极大地影响他们的社会生活。通过访谈和焦点小组讨论，我们深入了解了这些本土社区联系的本质。凝聚力实际上源于社区内形成的各种联系，这些联系一直秉持平等原则，通过提供社会支持、促进团结、合作与信任，以及分享信息和知识，为增强社会凝聚力做出了巨大贡献。最引人注意的是，我们发现不参与这些社区联系会让个人在社会生活中面临巨大挑战。

关键词：社会资本、社会凝聚力、社区联系、贡达尔、埃塞俄比亚

引言

“社会资本”这一术语虽然在20世纪初开始被使用，但真正成为广泛社会学讨论的核心组成部分却经过了更长的时间（Gudmundsson & Mikiewicz, 2012）。Robert Putnam将社会资本定义为“促进相互利益协调与合作的网络、规范、社会信任等社会组织特征”（Putnam, 1995:67）。另一个经常被引用的定义来自Pierre Bourdieu，他将社会资本描述为“基于相互亲近或认可的更制度化关系网络所拥有的实际或潜在资源的总和”（Bourdieu, 1986: 248）。埃塞俄比亚文化深深植根于社区价值和强烈的社会联系之中。“伊迪尔”（Idir）、“马希贝尔”（Mahiber）、“森贝特”（Senbete）和“伊库布”（Iqub）等重要的社会联结在埃塞俄比亚社会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些联结致力于推动社区内的联结、支持和文化传承，对塑造和促进社会生活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们为个体提供了一个参与和交流各种社区活动的平台。因此，如果个人不属于这些联结的一部分，他们可能会感到孤立无援，甚至像“社会死亡”一样。

Poluha（2004）指出，个人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周围的邻居和朋友，而且个人无法摆脱“Mahiberaw nuro”（意为集体生活）这种社会生活的束缚。这是通过加入宗教团体、联结团体、丧葬协会、职场团体等多种社会联结来实现的。同样，Mequanent（1996）主张，“伊迪尔”（Idirs）、“马希贝尔”（Mahabers）和“伊库布”（Iqubs）等非正式社会制度通过共享的价值、传统和经验为埃塞俄比亚人构建了社会世界。据此，Endalkachew（2018）解释了奥罗莫社会体系中的“加达”（Gadaa）或年龄等级制度是如何作为一个社会组织系统，促进社区成员之间的合作、联结和相互依赖的。该系统蕴含了丰富的道德和法律价值，致力于禁止不义行为、社会邪恶和政治混乱，以营造和平环境并维护社会秩序（Hinew, 2012）。该系统通过整合诸如“萨夫”（Safuu，即伦理）、平等、尊重、宽容、法律和秩序等价值，采取了一种积极的促进和平的方式（Debisa, 2022）。该系统的目标是促进社区成员之间的团结、支持

和合作决策。Teshager和Aweke (2020) 指出,“乌班图”(Ubuntu) 概念在埃塞俄比亚根深蒂固, 它强调了社区内个人之间的相互关联性和相互依赖性。这凸显了同情、怜悯、合作和共同责任在形成联结中的重要性。特别地, 埃塞俄比亚维持着家庭系统, 该系统不仅涵盖了父母和子女, 还扩展到了祖父母、姑姑、叔叔、堂兄弟姐妹等亲属 (Abebe, 2007)。因此, 这个扩大的家庭网络决定了成员之间的社会生活联系。在这个家庭结构内, 紧密的关系不仅提供了机会, 还支持了社会联系与网络的建立。在埃塞俄比亚的一些地区,“伊迪尔”(Idir) 等社会联结不仅扮演着丧葬互助小组的角色, 还促进了社区内再次形成集体行动的意识, 并加强了成员之间的联结 (Ege, 2023)。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不同民族在贡达尔地区长期和谐共存。贡达尔一直是基督教徒、穆斯林以及费拉沙人 (Felashas)、阿姆哈拉人 (Amharas)、提格里亚人 (Tigrayans)、基曼特人 (Qimants)、厄立特里亚人 (Eritreans) 等各民族共同生活的家园 (Pankhurst, 1969)。在贡达尔地区, 居民通过众多的联结、关系和网络相互交流, 共同维系着社会生活 (Endalew, 2020)。这些联结和关系可以被视为贡达尔地区价值、规范、传统、社会凝聚力和社区福祉的核心。它们促进了人们对社区事务的参与和互动。这些社会联结和关系拥有悠久的历史, 因此是贡达尔地区社区有组织的一部分。它们旨在加强个人之间的沟通、凝聚人心、建立相互信任, 并鼓励责任感和问责性。换句话说, 本文旨在探讨这些联结如何为社区内社会凝聚力的实现做出贡献。为此, 本文采用质性研究方法, 利用访谈和焦点小组讨论收集的主要数据进行分析。收集的数据采用主题性和情境性质性分析方法进行解读。

社会凝聚力与社会资本的概念探析

社会凝聚力这一概念, 其根源可追溯至19世纪的社会学理论, 用以阐释工业化与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结构变迁所带来的深远影响 (Boucher and Samad, 2017)。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 (Emile Durkheim, 1893) 率先提出社会凝聚力概念, 他认为忠诚与团结是社会凝聚力的两大基石 (Vertovec, 2007)。尽管学界对社会凝聚力的定义尚未达成共识, 但信任无疑是其核心要素之一, 它体现了人们之间的紧密联结与团结程度 (Delhey et al., 2018)。社会凝聚力, 简而言之, 是个体与群体通过共享价值观、携手合作、建立信任与联系的过程, 旨在实现共同目标, 确保不同背景的人群在机会与资源上享有平等 (Giardiello, 2014)。

关于社会凝聚力的形成, 研究者们强调了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英格尔哈特和韦尔泽尔 (Inglehart and Welzel, 2005) 认为, 经济条件与现代化进程促进了人们之间的合作、信任及对自由化目标的追求。经济地位的提升有助于减少因资源竞争而引发的生存压力, 进而增强社会凝聚力 (Zanmat, 2011)。然而, 威尔金森和皮克特 (Wilkinson and Pickett, 2010) 指出, 财富差距的扩大加剧了社会不平等, 激化了物质竞争, 从而削弱了个人与社区间的联系。

在社会人类学与社会学领域, 社会凝聚力与社会资本的概念日益交融, 有时甚至被视为同义词 (Kearns and Forrest, 2000; Berger-Schmitt, 2002)。社会资本, 被Elliot和Yusuf (2006:22) 定义为“确保系统稳定的关键资源”, 它强调群体间的共识与和谐互动, 是实现社会凝聚力的有力工具。Jensen和Bovais (2002:14) 则指出, 在分析社会凝聚力作为“行动能力”时, 社会资本与社会网络是其重要组成部分。

社会资本具有多种表现形式, 即其维度。Nahapiet和Ghoshal (1998) 为社会资本的维度提供了理论基

础，并构建了全面框架。结构性维度涉及人与资源之间的网络，为个人提供依赖与关系维系的基础，促进信息、知识与互惠利益的交换（Ansari, Munir, and Gregg, 2012）。认知维度则体现在人们为实现相互理解与沟通而共享的意义系统与框架上（Nahapiet and Ghoshal, 1998），它构成了个体间沟通的共享语言与规则（Gooderham, 2007）。关系性维度则反映了人们在网络中建立情感与个人纽带的方式，如友谊、信任、尊重与义务等人际关系的特质（Nahapiet and Ghoshal, 1998; Gooderham, 2007）。

探讨社会资本与社会凝聚力如何影响社区福祉至关重要。虽然个体层面的社会资本分析在理解社会动力学方面具有一定优势（Kein, 2013; Jensen, 2010; Berger-Schmitt, 2002），但从更宏观的角度看，社会资本与社会凝聚力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社会凝聚力与社会资本的概念紧密相连，通常以相互为基础共同发展。群体成员间的团结感、共同理念及接纳感，在社会凝聚力视角下表现为高度的亲密与和谐。当社会凝聚力达到高水平时，信任、互惠与合作得以加强，进而构建强大的社会网络，制定社会规范与标准，这些都是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社会资本则通过关系创造的资源与回报，促进集体活动与群体合作，加强社会网络与社区纽带，促进互动、沟通与社区意识，减少社会隔离、排斥与不平等，进一步巩固社会凝聚力。

因此，从社会资本视角探讨社会凝聚力具有重要意义，它为我们理解社区如何维系提供了关键视角。本文聚焦于贡达尔市社区的社会团结、联系及网络的本质与功能，将社会资本作为社会凝聚力的重要维度进行深入研究。

社会凝聚力概念的复杂性

社会凝聚力旨在构建一个既团结又包容的社会，让每个人都能在其中找到归属感并受到平等对待。然而，这一概念内在地蕴含了诸多挑战。其多维特性使得对社会凝聚力的准确定义和有效测量变得尤为复杂。

研究者们对社会凝聚力的定义各有侧重。例如，贝尔格-施密特和诺尔（Berger-Schmitt and Noll, 2000）强调减少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差异，以及消除歧视、不平等和偏见的重要性。同样，麦克斯韦（Maxwell, 1996）也指出，缩小贫富差距，体现社会和谐，是社会凝聚力的关键所在。

赫尔斯和斯通（Hulse and Stone, 2007）认为，社会凝聚力还包括自愿参与社会网络和组织的行为。而詹森（Jensen, 1998）则特别强调了参与、合法性和包容性等价值观的作用。詹森等人（Jansen et al., 2006）进一步提出，活跃的公民文化、社会秩序、社会团结、社会资本和归属感，共同构成了社会凝聚力的核心要素。

然而，不同社会和文化背景对这些要素的理解和解释可能存在显著差异。由于各社会对社会凝聚力的认知优先级不同，其测量标准也难以统一，从而影响了跨社会比较的可行性。不同利益相关者可能关注社会凝聚力的不同侧面，如经济平等、文化融合和社会信任等。

因此，在理解和促进社会凝聚力时，必须充分考虑其背后的社会文化背景。同时，由于不同维度可能需要特定的策略和干预措施，试图同时解决所有问题可能会导致策略上的复杂性和模糊性。忽视某一要素而片面追求某一目标，可能会阻碍整体进展。

此外，社会凝聚力政策上的分歧还可能引发冲突。尽管研究人员已经开发出了多种维度和指标来捕捉社会凝聚力的不同方面，但在选择适当指标、考虑背景敏感性问题的以及评估随时间变化的凝聚力因素时，仍存在广泛争议。

尽管学者们认识到制度结构、历史遗产、文化规范、经济条件和政治动态等因素在其他社会中塑造了社会凝聚力的动态变化，但理解这些因素的因果关系却异常复杂。这种复杂性增加了理解因果关系并找到有效干预方法的难度。因此，为了妥善解决与社会凝聚力相关的问题并发挥其优势，必须采用适合具体社会文化背景的方法。

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关于社会凝聚力的文献在认识论框架上倾向于欧洲中心主义。大量成熟的学术研究和论述，包括本文所讨论的内容，大多源自欧洲国家并基于欧洲社会的经验。因此，许多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往往依据欧洲社会的文化和社会经验来开发社会凝聚力的定义和测量工具。

这种方法在本质上塑造了社会凝聚力的概念化和测量方式。社会凝聚力常被视为实现社会稳定和促进经济发展的手段。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凝聚力被认为是缩小社区和社会成员之间差距的必要条件。

因此，减少不平等对于提升整体福祉至关重要。如果一个社会在资源分配和机会获取上存在巨大不平等，那么生活水平、基本服务获取和社会流动途径等方面的社会差异将不可避免地加剧社会不平等、引发社会紧张和挫败感，从而降低整体福祉。

解决之道在于促进社会凝聚力。当人们感受到公平、平等和正义的氛围时，人与人之间的团结、信任和合作将得到增强。因此，降低犯罪率、维护社会稳定、提高社会经济流动性等实际成果常常成为关注的焦点。为此，应推广相关政策和干预措施以最大化这些积极影响。

综上所述，社会凝聚力是一个动态变化的概念。随着社会、经济、技术和政治的发展，它不断演变。这种变化带来了长期的挑战，特别是在维持和提升社会凝聚力方面。然而，必须认识到，除了文化、遗产、社会政治和经济特性等因素外，还有许多其他相关因素影响着社会凝聚力促进政策的效率和成果。这些因素至关重要，因为它们可能对政策的实施效果产生深远影响。

尽管如此，我们仍需注意到，尽管许多关于社会凝聚力的成熟研究主要源自欧洲，但来自世界其他地区尤其是非欧洲地区的研究者也基于其特定环境提出了关于社会凝聚力的独特见解。

研究方法与设计

本研究主要依托定性实证数据，通过访谈与焦点小组讨论（FGD）的方式收集资料。访谈对象涵盖了社会组织的领导者、秘书、资深成员及备受尊敬的长者，共进行了15次深入访谈及1场焦点小组讨论。此外，本研究还细致分析了与社会组织、网络、社会资本及社会凝聚力相关的二手数据，以全面深入地理解研究主题。

揭示贡达尔市社会凝聚力的基石

贡达尔市的人民承载着丰富的传统、规范、价值观及习俗，这些文化精髓历经世代传承，构成了该市社会凝聚力的坚实基础。以下所述的社会组织、网络与关系，是贡达尔市社会凝聚力的核心要素，可视为其社会凝聚力的基石。这些基石主要基于访谈与焦点小组讨论的成果进行阐述。

森贝特（Senbete）：森贝特是一个由50至80名正教基督徒组成的协会，每周定期举行会议，由牧师主持祝福仪式，旨在祈求会员生活顺遂并保障其社会安全。会员需缴纳月费以维持协会运营，所筹资金主

要用于购置椅子、桌子、餐具、帐篷、摊位及水桶等设施，这些设施不仅供协会仪式使用，会员在举办个人或家庭事务（如婚礼、葬礼等）时亦可借用，但需负责归还。所有会员均需遵守协会规则，定期会议中，会员会讨论个人及家庭问题，如会员生病、遭遇不幸或需要帮助时，协会将组织探访、慰问及资助，并负责执行会员的丧葬事务。简而言之，森贝特是一个不分种族、致力于保障与维护会员福祉及社会安全的协会。

马希贝尔（Mahiber）：马希贝尔是正教基督徒组成的另一协会，每月定期举行会议，地点通常随机选定在会员家中。协会以正教教会某位圣人的纪念日为基础命名，如会议在21日举行，则称为“玛利亚马希贝尔”（圣母玛利亚协会）；若会议在19日举行，则称为“加布里埃尔马希贝尔”（圣加布里埃尔协会）。在贡达尔市，马希贝尔协会形式多样，包括“女性马希贝尔”、“男性马希贝尔”及“耶加拉马希贝尔”等。会议举办时，会员需自备食品与饮料，会议期间，会员们互相关心安危、讨论问题、交流信息并支持有需要的会员。会员在物质、财务、思想及劳动方面相互帮助，旨在确保共同的社会生活及相互扶持。

阿德尔谢根（Adrshegn）：阿德尔谢根是正教基督徒每年庆祝的为期17天的独特社会仪式，通常在村庄中的居民、邻居、亲戚、家庭及朋友间形成小组共同庆祝。该仪式旨在庆祝正教基督教16天的斋戒期（埃塞俄比亚日历8月1日至8月16日，即“菲尔塞塔·索姆”）。阿德尔谢根之名寓意向圣母玛利亚祈祷，祈求她健康平安度过下一年的斋戒期。在此期间，小组成员每天傍晚6点在某会员家中聚集，通过吃斋戒食品及饮料庆祝，直至8月16日。成员需贡献相同数量的钱或实物，并每天定期聚会讨论彼此安危。斋戒期最后一天，所有成员需写下“西列特”（Silet），即承诺为来年斋戒期捐赠的金额。阿德尔谢根协会在会员间建立了深厚的联系、依附感及归属感。

阿贝里日（Abelij）：阿贝里日是一种基于个人间关系或依附形成的特殊纽带，其中某人请求一位年长者（通常是其父亲或长辈）将其视为儿子，以获得建议、解决方案及其他支持。若年长者同意接纳，双方将通过手指舀蜜的方式发誓，形成一种人造的父子关系。

耶马尔日（Yemarlj）：耶马尔日与阿贝里日相似，是另一种基于个人关系或依附形成的纽带，具体过程与阿贝里日类似，但可能在不同社群或文化背景下具有特定含义或差异。如果耶马尔日与阿贝里日有本质区别，需根据实际情况进一步说明；如果相似性较大，可考虑合并或删除相关内容。

平等的核心地位：平等作为运作原则

平等的核心地位体现在每一个协会和社会网络中。平等是这些组织赖以存在的基础，确保所有会员都能享受到公平、正义和赋权。这些协会通过多种方式凸显平等的重要性，展现出它们在推动社会凝聚力和社区包容性发展方面的坚定承诺。

平等的核心地位通过多种方式得以体现。首先，它们实行了包容性的会员制度。一位访谈对象指出：

“我们的‘森贝特’和‘马希贝尔’协会接纳了医生、教师、城市管理者、法官、银行经理、投资者、工人、退休人员等各行各业的人士作为会员；所有会员都被平等对待，享有相同的地位。”

特别是‘马希贝尔’、‘森贝特’和‘阿德尔谢根’这些协会，它们致力于构建一个包容性的会员结构，确保平等的代表性和参与性。这些协会欢迎来自不同背景的人，不论其种族、性别、教育水平或社会经济地位，只要他们属于正教会信仰。通过为大多数社区成员提供一个开放的平台，让他们积极参与决策过程，这些协会在基础层面上推动了平等。例如，‘马希贝尔’和‘森贝特’通过赋予所有会员平等的投票权，遵循了民主原则。一位焦点小组讨论者指出：

“在我们的‘森贝特’和‘马希贝尔’中，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每个会员都有权对任何计划、方向、目标或活动表态支持或反对。即使是协会会长、秘书或财务官的选举，任何会员都可以提出候选人，并且必须获得会员的大多数票才能当选。因此，我们协会的所有决定都完全依赖于投票。”

这意味着每个会员在决定协会的方向、政策和活动时都有平等的发言权。通过确保每个人的声音都被平等重视，这些协会促进了成员间的归属感和共同责任感，增强了社会凝聚力和合作精神。

此外，平等的核心地位还体现在平等和公平的资源分配策略上。另一位访谈对象补充道：

“我们的‘森贝特’有各种各样的器具和设施，如帐篷、椅子、桌子、小屋、餐具、杯子、摊位等。这些设施属于所有人，平等地为每个人服务。每当会员需要使用这些物品举办仪式或宴会时，他们都可以负责任地使用。除此之外，每当有人因家中有人去世而失去亲人时，根据与亡者的关系，协会都会给丧失亲人的会员提供一定数额的慰问金。”

这表明这些协会致力于确保资源（如财政支持和物资）根据需求和必要性进行分配，而不是偏袒某些个人或群体。通过解决社会经济差异并提供平等的资源获取机会，‘马希贝尔’和‘森贝特’为社区所有成员的赋权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此外，这些协会还积极推动性别平等和女性赋权。一位讨论者提到：“我们‘马希贝尔’协会的秘书和‘森贝特’协会的财务官都是女性。”这表明这些协会积极促进女性在所有层级的参与，包括领导岗位。它们为女性提供了表达意见、参与决策过程和启动社区项目的平台。通过挑战性别规范并为女性赋权创造机会，这些协会为社区中的整体平等和包容做出了贡献。

总之，通过注重包容性会员制度、平等的代表性、资源分配和性别平等，这些组织为创建一个每个成员都能蓬勃发展和积极参与的公正社会做出了贡献。这些协会在追求平等的过程中，也在构建一个坚韧、和谐、公正且团结的社区，大家共同追求共同的目标和愿景。

协会和联系对社会凝聚力的贡献

从上述协会和联系中，我们观察到的一个最常见的好处便是社会支持。举例来说，Senbete 和 Mahiber 在为成员提供社会支持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们在哀悼期间将社区成员聚集在一起，提供情感支持和归属感。这项服务不仅增强了社会纽带，还在社区内构建了一个支持网络。一位受访者（KI3）指出：

“我们的Senbete就像我们的社会保险公司。它是我们互相帮助的最佳途径。在我们最艰难的时刻，它提供情感支持、后勤和财政援助。每个成员都有责任为我们的社会支持活动做出贡献。”

由于Senbete是由一群人共同出资建立的基金，成员们定期支付会费，所得款项会立即用于支持有需要的成员。因此，Senbete协会的成员必须在协会的社会支持活动中既受益又做出贡献，无论何时被认为有必要。这些援助可能涵盖医疗费用、丧葬费用或其他紧急财务需求。Senbete经常在丧葬时提供社会支持。正如焦点小组讨论者所指出的：“我们通常期望Senbete在哀悼和葬礼时提供关键的社会支持。此外，每个成员在Senbete仪式期间都应该贡献自己的劳力。”因此，Senbete的成员为葬礼费用提供财政支持，确保死者得到体面且尊重的安葬。这一角色还包括协助葬礼安排、交通以及其他必要事宜。值得注意的是，成员们为哀悼的家庭提供情感支持，并帮忙进行各种葬礼准备工作。与此类似，Mahiber也在死亡、葬礼安排和相关费用上提供帮助和支持。一位受访者指出：“虽然我们的Mahiber没有强制要求成员去看望生病的成员，但他们通常会这么做。这是我们协会的习惯。但在有人去世时，每个成员都有

义务向哀悼的成员表示支持。”在这些协会和联系中，生病的成员会有其他成员前往家中或医院探访，哀悼的成员会收到慰问，成员们还会集资为需要帮助的成员提供资助。最重要的是，在丧葬期间，像Senbete和Mahiber这样的协会成员会为葬礼费用提供财政支持，帮助减轻哀悼者的经济负担。此外，在婚礼或孩子的洗礼中，这些协会还会为成员提供必要的仪式设备，如椅子、桌子、餐具、帐篷等。总之，这些协会通过多种方式为社区提供社会支持。

第二个贡献是加强团结、合作与信任。上述协会、关系和网络的作用不仅限于提供社会支持和财政援助。这些组织还促进了社区中的团结精神、合作与信任。正如一位受访者所表达的：

“在我们的Senbete和Mahiber协会中，每周都有定期且严格的会议。尤其是在Senbete中，每周都有会议。缺席会被罚款。在会议上，我们讨论协会和成员的福祉。正是通过这些会议，我们了解成员的情况。因此，我们能够确定哪些成员需要协会的支持，并为此制定支持计划。”

这表明，这些协会促进了集体责任感，关心和增强了社区内的社会纽带。由于它们主要在困难时期为个人和家庭提供安全保障，它们确保没有人独自面对财务或情感上的挑战。此外，像Abelij和Yemarij这样的关系也有助于建立团结、合作与信任。例如，在这些关系中的“第二父亲”会为人们提供咨询和情感支持，以处理个人问题。一位受访者讲述道：“作为我Abelij的第二父亲，我有责任关心我‘约定儿子’的福祉。除了他的亲生父母外，我还负责为他提供建议，分享我的经验，并介绍他认识亲戚。”在处理不当行为时，约定的父亲会代表他们的约定儿子承担责任，充当长者和调解员来解决冲突和争端。此外，约定的父亲还有责任为他们的约定儿子寻找妻子、工作和其他社会职位。显著的是，Senbete、Iqub、Mahiber、Adrshegn等协会通过提供互动机会、分享经验和增强社区纽带，帮助培养社区意识、社会凝聚力和相互支持。因此，他们通常会在困难时期相互支持，建立牢固的关系。换句话说，这些协会和网络是社会和情感支持的中心。此外，这些协会还促进了文化和社会的保护。

像Senbete、Mahiber、Adrshegn和Abelij这样的协会在保护和促进文化传统与习俗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们为文化价值观、规范和实践在一代又一代之间的传承提供了平台。例如，Mahiber、Adrshegn和Senbete组织的活动，如文化表演、节日庆典或宗教仪式，有助于保持社区中的文化认同和遗产。因此，通过参与Senbete、Mahiber、Iqub和Adrshegn，社区成员保持并强化了他们的文化身份。

第三个贡献是信息和知识的共享。像Mahiber、Senbete、Iqub、Adrshegn以及像Abelij和Yemarij这样的关系提供了交流知识和信息以及发展技能的机会。一位讨论者提到：

“由于我们的Senbete、Adrshegn和Mahiber协会吸纳了各种各样的成员，如教师、法官、医生、经理、主席和其他技术人员，我们分享信息和知识。例如，有些成员在感觉不适时，会打电话给会员中的医生，询问应该服用什么药物。此外，在我们聚会时，社区中发生的新信息、城市或国家发生的事情也会流通。除此之外，我们还分享在某些领域的技能和经验。”

因此，社区成员之间的信息交流是常态。除此之外，他们还可以相互学习专业技能、传统做法和创新方法，从而在传统医学、农业、建筑或手工艺、技术和其他本土知识等领域提升他们的知识和技能。此外，通过在这些协会中担任会长、财务主管或秘书等职务，成员们将获得财务和管理技能，学会领导和管理财务及商业事务。这有助于他们的个人和职业发展。更不用说，这些协会现在也成为了一个知识和技能代代相传的地方。此外，习俗、仪式、舞蹈、故事和其他文化元素通过Adrshegn、Senbete和Mahiber得以传承，有助于保持和延续社区的传统。

结论

社会凝聚力是指不同社会因素促进社会内部人民融合与团结的基础，它探讨了能够促使人们和平共存的社会纽带。然而，这一概念的定义和衡量存在一定的挑战。社会凝聚力的度量问题值得关注，因为它可能包含多个维度，而这些维度在学术界引发了不同的讨论和观点。学者们对社会凝聚力的理解各不相同，这导致了不同的研究结论和建议。这也意味着社会凝聚力的解释和应用在不同地区之间存在差异。尽管如此，社会凝聚力往往倾向于以欧洲为中心，强调欧洲社会的经验作为核心。为了更全面地理解社会凝聚力，有必要采用代表不同文化经验和地方传统的视角。在这一背景下，埃塞俄比亚提出了一种以坚韧文化、包容性和赋权少数民族社区为基础的社会凝聚力定义，提供了另一种视角。简而言之，社会资本对埃塞俄比亚社会的文化信仰和习俗至关重要。

贡达尔社区的社会凝聚力理念深深植根于其独特的文化价值观和信仰体系之中。贡达尔是一座历史悠久、文化丰富的城市，拥有多元的族群，且这些族群通过婚姻建立了紧密的联系。社会凝聚力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如森贝特、马希贝尔、阿德尔谢根、阿贝里吉和叶马里吉等社会协会和联系网络的推动。必须指出的是，个人如果不加入这些协会，在社区中生活将非常困难。这些协会和联系网络不仅有助于加强社区建设，还鼓励成员之间的互动、信任和集体责任感。虽然非协会成员也能拥有社交生活，但这将限制社交、文化和社区关系的深度和广度。在贡达尔，加入这些协会为社交支持和社区参与开辟了机会，从而极大地丰富了个人的社会生活。最为重要的是，这些协会体现了平等在会员邀请、运作和实践中的核心地位。它们优先考虑会员平等、权利与义务一致以及资源分配的公平性。它们不仅提供社会支持，还在群体内营造了团结感，促进了信息和知识的共享，以及经济上的相互帮助。它们强调成员之间的相互依赖、同情和共同人性。通过这些方式，这些协会和联系网络为建设一个包容、公平和凝聚的社区做出了重要贡献。

简而言之，本文认为，社会凝聚力是社区文化价值观的核心部分，社区成员通过紧密的关系、团结和相互支持形成的社会凝聚力，体现了这一文化观念的重要性。

参考文献

- Abebe, T., & Aase, A. (2007). Children, AIDS and the politics of orphan care in Ethiopia: The extended family revisited.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64(10), 2058-2069.
- Alene, E. T. (2021). The Effect of Urban Redevelopment Induced Displacement and Resettlement on Social Capital in Ethiopia.
- Ali, T., & Shishigu, A. (2020). Implications of ubuntu/synergy for the education system of Ethiopia. *Education Research International*, 2020, 1-11.
- Ansari, S., Munir, K., & Gregg, T. (2012). Impact at the 'bottom of the pyramid': The role of social capital in capability development and community empowerment.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49(4), 813-842.

Berger-Schmitt, R. (2002). Considering social cohesion in quality of life assessments: Concept and measurement.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58(1-3), 403-428.

Boucher, G., & Samad, Y. (2017). Introduction: social cohesion and social change in Europe. In *Social Cohesion and Social Change in Europe* (pp. 11-28). Routledge.

Richardson, J. G. (1986).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No Title*).

Debisa, N. G. (2022). Building peace by peaceful approach: The role of Oromo Gadaa system in peace-building. *Cogent Social Sciences*, 8(1), 2023254.

Delhey, J., Boehnke, K., Dragolov, G., Ignácz, Z. S., Larsen, M., Lorenz, J., & Koch, M. (2018). Social cohesion and its correlates: A comparison of Western and Asian societies. *Comparative Sociology*, 17(3-4), 426-455.

Duressa, E. L. (2018). Oromo Indigenous Philosophy (Gadaa System): The Case of 74 th Gujii Oromo Gadaa Power Transition. *Historical Research Letter*, 45.

Ege, S. (2023). Creating community: Burials, cooperation and exclusion in the Amhara eder (iddir). *History and Anthropology*, 1-21.

Elliott, S., & Yusuf, I. (2014). 'Yes, we can; but together': social capital and refugee resettlement. *Kotuitui: New Zealand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Online*, 9(2), 101-110.

Giardiello, M. (2014). The generative theory of social cohesion and civic integration. *European Scientific Journal*.

Gooderham, P. N. (2007). Enhancing knowledge transfer in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a dynamic capabilities driven model. *Knowledge management research & practice*, 5, 34-43.

Guðmundsson, G., & Mikiewicz, P. (2012). The concept of social capital and its usage in educational studies.

Hinew, D. (2012). History of Oromo social organization: Gadaa grades based roles and responsibilities. *Science, technology and arts research Journal*, 1(3), 88-96.

Hulse, K., & Stone, W. (2007). Social cohesion, social capital and social exclusion: A cross cultural comparison. *Policy studies*, 28(2), 109-128.

Janmaat, J. G. (2011). Social cohesion as a real-life phenomenon: Assessing the explanatory power of the universalist and particularist perspectives.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00, 61-83.

Jansen, T., Chioncel, N., & Dekkers, H. (2006). Social cohesion and integration: Learning active citizenship.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of education*, 27(02), 189-205.

Jenson, J. (1998). *Mapping social cohesion: The state of Canadian research* (Vol. 103). Ottawa: Canadian policy research networks.

Jenson, J. (2010). *Defining and measuring social cohesion* (No. 1). Commonwealth Secretariat.

Kearns, A., & Forrest, R. (2000). Social cohesion and multilevel urban governance. *Urban studies*, 37(5-6), 995-1017.

Klein, C. (2013). Social capital or social cohesion: What matters for subjective well-being?.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10, 891-911.

Maxwell, J. (1996). *Social dimensions of economic growth*.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Alberta.

Mequanent, G. (1996). The Role of Informal Organizations in Resettlement Adjustment Process: A Case Study of "Iqubs", "Idirs" and "Mahabers" in the Ethiopian Community in Toronto. *Refuge: Canada's Journal on Refugees/Refuge: Revue canadienne sur les réfugiés*, 15(3), 30-38.

Nahapiet, J., & Ghoshal, S. (1998). Social capital, intellectual capital, and the organizational advantag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3(2), 242-266.

Pankhurst, R. (1969). A Preliminary History of Ethiopian Measures, Weights, and Values (Part 1). *Journal of Ethiopian Studies*, 7(1), 31-54.

Pickett, K., & Wilkinson, R. (2010). *The spirit level: Why equality is better for everyone*. Penguin UK.

Poluha, E. (2004). *The power of continuity: Ethiopia through the eyes of its children*. Nordic Africa Institute.

Putnam, R. D. (2000). Bowling alone: America's declining social capital. In *Culture and politics: A reader* (pp. 223-234).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US.

Vertovec, S. (2007). New complexities of cohesion in Britain: Super-diversity, transnationalism and civil-integration.

Welzel, C., Inglehart, R. and Deutsch, F., 2005. Social capital, voluntary associations and collective action: which aspects of social capital have the greatest 'civic' payoff?. *Journal of civil society*, 1(2), pp.121-146.